



西康名勝之一西昌望遠亭

# 四十年前

## 西昌行(一)

兼懷羅時實學長

·張迺藩·

### 前言

我從民國二十二年開始，在江蘇省擔任縣長，先做宿遷縣，後調太倉縣，共約五年。當時，中央大學羅時實佩秋學長，方從英倫學成回國，年甫三十，英俊煥發，受江蘇省主席陳果夫先生特達之知，聘為省府秘書長，參贊密勿，貢獻良

多。我不時晉省述職，始與佩秋學長聯際接觸。二十六年秋，抗日戰爭在淞滬爆發，我在太倉，配合英勇國軍，打了頭陣。年底，戰事不利，蘇南各縣盡失。中樞決定長期抗戰國策，遷都四川重慶，蘇省府亦同時改組，舊日同人，紛紛前往重慶。適中央為謀鞏固開發抗戰大後方起見，籌組團體考察，派佩秋學長主其事，我應約任團員之

一。我們在大小涼山一帶，走了四個月，櫛風沐雨，艱苦共嘗，因此，對於佩秋學長的學識淵博，器度恢宏，眼光遠大，見事明敏，有了深切的認識。考察團結束之後，我和他同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工作，又同住南溫泉復興路一幢房子，他家住樓上，我家住樓下，親密如同一家人。勝利復原，各回原籍，短期分離；未久，避亂

來台，又獲朝夕聚首。他天資聰穎，國學和外交都有深厚根柢，而於經濟學一門，致力尤勤。歷年以來，在高等學府研究所任教，嘉惠後進無數，他夙日體力很健，不幸三年前患了舌癌，經國內外許多名醫診治，均無效，於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逝世。余既悲傷失去良友，更為青年失去良師感到惋惜。每想寫一點東西紀念他，自覺謏陋不文，因循未能着筆。近日中外雜誌社主編過我，談及昔年我和佩秋學長同遊西昌事，且悉有不少舊日照片存留，他勸我就把這段往事記述下來，作為對佩秋學長逝世週年紀念。爰就記憶所及，追述一二。時隔四十年，恍惚如夢，回

想與佩秋學長策馬大小涼山景象，猶依稀在目，為之唏噓不已。

### 成渝道中識天府

二十七年夏天，我到了重慶，其時，江蘇省舊日同事，紛紛來到，互相過從，大家對於持久抗戰，爭取最後勝利，抱有充分的信心。一天，我在大樑子馬路上，遇到佩秋學長，他是剛從貴州來渝的，住在大樑子一家客店裏，約我到他那裏坐。寒暄了一陣，他問我此時作甚麼打算。我說，自小讀書，聞聽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，以為今生恐無旅遊巴蜀之望；不料這回被日本軍閥所逼，竟得來到四川。我很想利用機會，再深入內地看看，以廣見聞。他聽了我的話，甚為高興。他說：「委員長（按：總統蔣公當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領導抗戰，『委員長』三字，成為國人對他專用的尊稱。）注意抗戰大後方情形，要物色幾位同志，到康滇邊區一帶去看看，我正奉命籌畫這件事，你既有遊歷興趣，能不能一齊辛苦一趟？」我立刻欣然同意。不久，考察團組織起來，為避免地方軍閥注目猜疑起見，這個考察團不用軍委會名義，而以學術團體型態出現，稱為「中央政治學校川康滇社會經濟考察團」，由政

校撥國幣兩萬圓為考察經費，考察範圍，以川康滇三省交界的西昌為中心，旁及其鄰近地區形勢、民情、風俗、經濟、文化各種情況。參加人員如次：

領隊 羅時實 字佩秋，江西南昌人，曾任江蘇省政府秘書長。

團員（以姓氏筆劃為序）

徐幼川 江西人，曾任江蘇吳江縣縣長

張迺藩 江蘇連水人，曾任江蘇宿遷、太倉縣長。

傅肇仁 字伯龍，浙江人，曾任江蘇省會警察局局長。

單成儀 字公威，遼寧人，曾任江蘇泰興縣長。

楊國鎮 南京市人，曾任江蘇沛縣縣長

鄧翔海 字鵬九，湖北蒲圻人，曾任江蘇沭陽、吳縣縣長。

劉德周 字普生，遼寧人，曾任江蘇金壇縣長。

另外有周宇春君為本團事務員，攜帶工友二人隨行。邊地交通不便，各人相約儘量少帶衣物，每人祇帶一個行李捲，（將被褥床毯和換洗的襪衣褲裝在一起）和簡單手提包，於陰曆臘月中旬，在重慶集合。委員長 蔣公原已定期召見我們，臨時，他有緊急事情，離開重慶，囑陳果夫先生代見，指示此行的任務和應該注意的事項。翌日，我們就包了一部大汽車，取道成渝公路，



羅時實教授民國二十七年西康旅行途中在馬上留影。

直趨成都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四川內部富庶的情形。成渝公路所經，由重慶到簡陽，都是丘陵地，大半開成梯形田，種植水稻，其餘旱地，種植甘蔗、茶樹、油桐和各項作物，阡陌縱橫，沒有一點荒廢。時值冬臘，各農家倉儲充實，自製臘腸、臘肉、多菜之類，累累曝在戶外，男女老幼，都是怡然自得的樣子。公路路面，鋪的碎石子，經過滾壓，尚稱平坦。第一天，過壁山、永川、榮昌，晚間到隆昌以西的柞木鎮休息。

柞木鎮濱臨沱江，市面不大，我們所住的客店，是依傍山坡建蓋，外表尚不太壞，惟客房地板之下，竟是豬圈；幾隻豬仔，赫然在焉。幸是冬天，沒有蠅蚊；但一陣陣的豬埋氣，撲鼻而來。大家初見新奇，引為笑料。佩秋學長戲謂：我們今天獲得一個證據，可以補充說文解字之不足。因為，家字从宀从豕，我們常懷疑古人造字，擬於不倫；今日見此人家房屋，頂上有蓋，屋裏有豬，正合象形之理，一點也不錯呀！

沱江水面不很寬，公路的橋，當時祇做好幾個橋墩，尚未架設橋面，汽車過河，利用渡船接駁。過了河，就到內江，是中部的重鎮，以產糖著名；其南不遠，有自流井，是川鹽的主要生產地；鹽糖兩項，不但供應四川省各縣民生需要，而且外銷鄰近各省，是川省財稅重要的來源。川糖除了製成紅糖、砂糖、冰糖而外，又用糖漬製許多蔬果，如糖漬青梅、櫻桃等等，品目繁多，每一個糖果店裏，陳列五顏六色，鮮豔晶瑩，使人饞涎欲滴。

第二天晚上，住簡陽。這裏給我較深的記憶，是名產「川冬菜」。民國初年，我到北京上學，吃四川小館子，以川冬菜，價廉物美，芬香適口，最為喜愛。到了簡陽，才知是此地出產的。其出名的原因，一則由於菜蔬的品種好，長得肥嫩；再則由於醃製得法，除食鹽而外，配以各種佐料，因能味道鮮美，別的地方做不出來。佩秋學長，嗜之尤過於我，大家買了一包冬菜，要公使沏了一壺沱茶，（公使是川語侍者之意，沱茶是沱江流域所出之茶，很有名。）我們同時品嚐這兩樣川中名產，有相得益彰之妙。

過了簡陽，地勢漸漸平行；龍泉驛以西，平疇沃野，一望無際，阡陌縱橫，河渠交織，宛如江南景色，就到了著名的成都平原了。自秦李冰父子，興修川江水利，使成都周圍數百里，直接受到灌溉之益，時逾兩千年，老百姓還享受其利；抗戰期間，「成都壩子」（川語稱平原曰壩子）是軍需民食的安全倉庫，為贏取抗戰勝利的最大保證。

### 懷古探幽錦官城

我們在成都，住了一個星期，下榻在大方旅社。前幾年，成都發生一次反日事件，有一個日本浪人，在成都橫行霸道，激起民衆公憤，羣起揍了他，引出一場中日交涉，起事地點，就在這個旅館裏。旅館規模不錯，在成都，算是上等的了。

成都確是大後方最雅靜美麗的都市，城垣高大，街衢寬闊，住宅區巷道整齊，多平房，有院落，花木扶疏，雅靜不俗。少城一帶住家，很

有故都北平的味道。城內公園裏古松翠柏，鳥語花香，更是市民遊憩的好去處。近郊名勝，如杜工部草堂、薛濤井等等，我們都一一遊覽，印象較深的，是「丞相祠堂」。這座祠堂很特別，大門上刻的是「昭烈帝廟」幾個字；但一般民衆，祇把它稱為「孔明廟」。廟在城外數里，廟外有一座相當大的松林，葱葱鬱鬱，映掩成趣。杜工部描寫祠堂景色的詩句有云，「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，映碧苔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」和眼前的情景，還很契合。進了廟，前殿供奉劉備的像，第二進殿供奉諸葛武侯。殿內外所懸匾額對聯無數，或由歷代帝王頒賜，或由巨公名士撰寫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佳句極多，我祇記得兩付短聯，「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，」（錄杜詩），「兩表酬三顧，一對足千秋。」其餘都忘記了。

在我們一羣人之中，祇有羅佩秋學長帶有照相機，每到一處，都由他拍攝景物及種種活動。在丞相祠堂遊覽，他與緻極好，引吭高歌，拍了許多照。其後，去西昌途中，照了很多捲幀片，沖洗後，分送同人。時隔四十年，歷經世事滄桑，我竟獲保全了這整套照片，私衷引以為幸。

成都附近有一處最馳名的水利工程，是位於灌縣的「都江堰」。我們包了車前往遊玩一整天。都江堰是戰國時期，蜀郡守李冰和他的兒子，利用岷江的水源，興修的灌溉工程。周圍數百里，種植水稻，永無旱潦的災害。由於這個良好楷模，使西南各省，利用地理形勢，興築無數大小壩堰，開闢梯形水田，人民豐衣足食，福澤延綿

兩千多年。無怪當地老百姓，建祠奉祀，廟食千秋。李冰的廟，建在岷江旁邊，倚山面水，形勢雄偉。前殿供奉李冰，後殿供奉他的兒子，都有塑像，香火很盛。他的兒子大概是實際執行工程計畫的人，百姓對他印象特別深，大家呼之「二

郎」而不名，且稱這座廟為「二郎廟」，崇他為神。

都江堰的主要工程，可分三部分，第一，是在岷江上攔河築一道石堰，使上流水位抬高，且遏阻其兇猛衝擊的力量。第二，堰以下，把右岸



羅時實教授（前排正中）及本文作者（後排右）民國二十七年前往西康考察在富林與邊區司令羊仁安（前排右二）等合影留念，前排左為已故國大代表單成儀。

旁邊的一座石山（離堆）鑿開，形成一道閘門，名曰離口，使岷江的水量，十分之四，經離口流出去，其餘十分之六，仍循原有的河槽流下去，名曰「內四外六」。

第三，這內外兩道主流，分向成都平原灌注，又各因其形勢高下，開闢無數支河溝渠，成為灌溉網。在都江堰未建以前，岷江的水源，以高屋建瓴之勢下注，下游平原，有時不免病其水量太多，形成災害；經李冰父子分疏之後，引走一部分水量，灌溉離口以下的舊時旱田；並使原來的正流以下平原，免除積潦。一舉兩得，構想可稱妙絕。

「離口」這一道人工閘門，石質堅硬，歷兩千多年，仍保持原樣。但岷江上的石堰，和堰下的水道，每年非整理不可。李冰指示六個字訣，曰「深淘灘，低作堰。」他深明河渠的特性，每年由高山流下來的沙石很多，大家如懶惰，不勤加整理，幾年工夫

，就會把下游的河道淤塞。修理的方法，是要治本，把河槽疏濬，永遠保持良好的渠道；萬不可採治標方法，隨便把攔河壩加高，救一時之急，而貽後來無窮之患。淘灘宜深，作堰宜低，其意義在此。他為確定標準起見，特用鐵鑄成標誌，樹立在工程地點，分別標明堰頂和灘底的位置，後人謹守法度，每年冬季，河水淺涸，就整修一次，因此，都江堰的功能，持久不衰。現代水利工程專家，根據科學原理，研究李氏成法，證明完全契合。我先民智慧精巧，誠足令人讚嘆！

二郎廟附近，有一條跨越岷江的吊橋，以竹篾編成巨索數道，直徑粗五六寸，繫在河兩岸的石柱上。利用這幾道巨索，再用許多縱橫繩索，和它交織起來，鋪了橋面，架了橋欄，就成了一座雄偉的吊橋。竹橋當然不能耐久，但就地取材，價廉工省，而臥波如虹，為岷江增添景色，創始人的匠心巧運，也很令人欽佩！

我們在成都，和西康省政府駐蓉辦事處接洽，探詢前往西昌一帶的交通情形。該處主任，已得到康定方面劉文輝主席的指示，熱心協助我們，並注意維護本團人員的安全。他說，劉主席已飭二十四軍派一排在雅安等候，準備隨行保護。其時已在舊曆送灶日之後，我們忖想，蓉城風俗多禮好客，如在成都過舊曆年，不免要打攪許多親戚朋友；另一方面，讓二十四軍所派的弟兄，在雅安久候，心裏也不過意，乃於除夕前一日包一汽車，離成都前往雅安。

### 雅安形勝居衝要

雅安在清代爲雅州府，轄榮經、蘆山、寶興、天全、漢源等縣，和迤南寧遠府（今西昌）所轄各縣，合稱寧雅兩屬，以前都歸四川統治。民國初年，劃入川邊特別區，西康建省以後，劃歸西康。由川入康，無論西趨康定，或南走西昌，雅安總是必經之路。它是西康的咽喉門戶，地位十分重要。從民情風俗來說，雅安向西，居民多藏族；雅安向南，居民多僱保；雅安爲交融各族文化的樞紐。要往前途遊歷探險的人，必須在這裏探聽一切情報，蒐集各種資料，完成旅途一切必需的準備。

我們一到雅安，住了旅店，二十四軍派來護送的張排長就來拜訪。張君青年幹練，性情平和，常識豐富，口齒伶俐；大概軍方派遣之際，是經過仔細挑選的。他以「擺龍門陣」方式，談了許多地方掌故，風土民俗；而於大小涼山擺擺落落狀況，及擄人殘暴故事，都能描述生動，娓娓不倦，我們視他爲良好嚮導，所有途中一切安排準備，都照他的建議辦理。

首先決定交通的工具。當時，內地公路，修至雅安爲止。雅安迤南，全是舊日的山道，不能行車。雅安到西昌，千里之遙，我們難以步行。惟有雇「滑竿」代步。「滑竿」是當地特殊的一種交通工具，用一丈多長兩根竹槓相隔二尺許，平行排起，兩端綑以橫木成長方形，很像救護用的担架；兩根竹槓之間，繫以竹片編成籬狀的兜子，乘客就坐（或臥）在這個兜子上。通常短程交通，每一副滑竿，用兩個伙子，一前一後抬着；惟走長途，每副滑竿須伙子三人或四人，以

備輪流調換。用四人的叫「雙班」，用三人的，叫「倒三班」。本團連人帶物，共雇十二乘滑竿。佩秋學長體胖，雇雙班，其餘均雇「倒三班」。另有軍委會航空委員會，派兩位技師，前往西昌籌築機場，先我們兩日到雅安，聞悉本團消息，即來接洽，希望隨我們同行，沿途可得安全照顧。我們欣然贊同。兩位技師，一位是李松泉先生，上海人，是業餘魔術家，能以撲克牌變出許多套玩意。以後一路同行，得空就欣賞他的魔術，增加旅途中不少樂趣。李先生在戰後也到台灣來，我還見過他兩次。另一位技師的姓名，已不記得了。

在舊日官道上旅行，須按一定的站頭。兩站相隔，不超過百里。那裏有旅客住宿的店子，可以歇腳；若錯過站頭，食宿就成問題了。尤其是像我們這樣團體行動，人數比較多，更非按站行走不可。由雅安到西昌，共十五站，每天每名伙子的工資，國幣幾毛錢；惟其中有三站，（大相嶺，小相嶺和晒經關）因山高路陡，須外加一點酒飯錢，名曰「牙祭」。途中預定有幾天休息，另給停留日費；凡此皆事先講好，預付工錢若干，決定舊曆新春正月初三日就道。

### 滑竿拾過萬重山

在雅安度過歡欣愉快的舊曆年。正月初三日早晨，整隊上路。張排長騎着馬率領一排弟兄，在前面開道。隨着是本團同仁和航委會同行的滑竿行列。浩浩蕩蕩，延長一里多路。我初次乘坐滑竿，頗有新鮮感覺。這羣滑竿伙，都有鴉片煙

癖，他們稱米飯爲「白飯」，鴉片煙爲「黑飯」，黑飯比白飯還要重要。他們聽說去西昌，都很高興，寧願少一點腳力錢，也樂意去。問其原因，說是往西昌去，一路上種鴉片，黑飯特別便宜，可以過足了癮。的確，他們在鴉片煙癮過足以後，不但腿腳走起來格外有勁，而且談笑風生，特別有精神。每一付滑竿，前後兩名伙子，要步伐一致，才不費力；而且前面一名伙子，遇到須要注意的情況，必須對後面一名伙子打招呼，招呼的方法，有一套對詞，相當有趣。例如遇到上坡時，前面伙子說一句「洋洋在上」，後面伙子知道要爬坡了，就答一句「步步高升」。類似的對詞很多，抄錄幾條，供大家欣賞：

- ① 遇到下坡，前面說：「一眼望到底」，後面答：「快慢全在你」。
- ② 遇到過橋，前面說，「人從橋上過」，後面答，「水向東海流」。
- ③ 遇到路不平，前面說，「一踩一滾」，後面答，「脚步踩穩」。
- ④ 旁邊遇到牲口，如牛馬之類，前面說「右邊（或左邊）力大」，後面答，「讓它不會說話」。
- ⑤ 路旁遇到一位姑娘，前面說，「右邊（或左邊）一枝花」，後面答，「讓着不要碰她」。這是文雅的答詞；有時滑竿伙調皮，特別是在夷人區域，看見年青夷女的時侯，他會戲耍地說一句，「掙了銀錢帶回家」。夷女們常常遇到這樣事情，也不以爲意，報之一笑而已。



我們這一羣滑竿隊，第一天歇榮經縣城，第二天歇在山麓一個小鎮，第三天翻山越嶺。當年蜀相諸葛亮征伐南蠻，翻越這座高山，後人紀念他，名此山為「大相嶺」；另外在越嶺境內，還有一座「小相嶺」，也是因他而命名的。「大相嶺」氣勢雄偉，由北麓上升，七十里至嶺頂，再由南面降坡，三十里抵漢源城，全程一百里，是

此行最崎嶇艱險一段路程。山頂氣候嚴寒，冬季幾個月中，積雪不化；過嶺前，旅客必須有特別禦寒衣服才行。我們過成都時，早有人告知我們準備，各人除帶有皮大衣，呢冬服外，又特購護耳皮帽、皮背心、狗皮襪子氈鞋等件。過嶺的一天，大家把這些特別裝備，全部穿戴起來，怪模樣，彼此相視而笑。拂曉即整裝上路，循石徑曲折而升，山中林青深密，不斷有泉水汨汨下注。重巒疊障，不辨東西南北，但覺登了一重山，又是一重山，好像永無邊際，永無休止。路旁沒有民舍，行人也非常稀少。到了半山以上，雲霧漫漫，不見咫尺。氣候愈冷，滿地白雪皚皚；而山勢愈陡，山徑既狹且滑，一面依傍高崖，一面瀕臨絕谷；偶一失足，就會粉身碎骨。而高山風勢強烈，呼嘯震耳。我們蜷臥在滑竿裏，心驚胆戰，不敢稍有移動。這時，滑竿伏也凝神貫注，穩蹊穩行，一點不敢大意；平時輕鬆玩笑的調調兒，也不見了。及至攀到最高峯，才有一個小飯棚子，滑竿伏打尖休息。這裏地面雪深尺許，屋上融雪，簷溜成冰，有一尺多長。我們在雪地裏拍了幾張照片留念。

過了嶺頂，循南面的山坡下降，氣候突然轉暖。下坡不二里，白雪不見了；再向下，繁花似錦，遍野皆是。我們滿身感到刺熱，不是味道。及至到了漢源城，街上來往的人，衣單衫薄，與我們相較，差了一季。我們到了店房第一件事，是把那一套怪模怪樣的寒帶裝備解除，實行「還我初服」。

過了大相嶺，算是進入「漢夷」合處的区域。（按夷胞與我同族，祇是開化先後有別，應以所居地方分類改稱平胞、山胞為宜，本文遷就地方習慣姑沿用漢夷舊稱，讀者諒諒。）夷胞文化落後，成為川康滇各省治安、經濟與一切行政上最大的障礙。從歷史上說，史記西南夷傳所講的邛都、笮都等部落，正是我們此時足履考察的地方。從現在地理上說，大相嶺以南，大小涼山一帶，周圍數百里，包括川省的雷波、馬邊、峨邊、屏山；康省的漢源、越嶺、冕寧、西昌、鹽源、德昌、會理，昭覺、寧南；滇省的昭通、巧家等縣，除了城市及交通路線兩旁，由漢人居留外，其餘整個山區，都是夷人居住。這裏的夷人，分成許多部落，吾人統稱之曰「僮僮」。人口沒有調查，據估計總數有五六百萬人之譜。



羅時實教授（左）與僮僮人合影。

## 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

定價叁拾元

本書精選名家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餘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